

蘭陵笑笑生 著
卜 鍵 點 評

作家出版社

雙
新
謝
重
校
評
批

金瓶梅

第貳冊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圖》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381362

貳

金瓶梅

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晒美圖》

雙新榭重校評批

蘭陵笑笑生 著
卜鍵 點評

作家出版社



應伯庸詩酒



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

脈脈傷心只自言，好姻緣化惡姻緣。

回頭恨罵章臺柳，赧面羞看玉井蓮。

只爲春光輕易泄，遂教鸞鳳等閑遷。

誰人爲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數語寫棄婦
心中怨尤。

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，已一更天氣。

到家門首，小廝叫開門，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，到於後邊儀門首。只見儀門半掩半開，院內悄無人聲。西門慶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『此必有蹊蹺！』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，悄悄試聽觀。只見小玉出來，穿廊下放桌兒。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，每月吃齋三次，逢七拜斗焚香，夜香祝禱穹蒼，保佑夫主早早回心，齊理家事，早生一子，以爲終身之計。西門慶還不知。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桌

能見出蹊蹺，想是未醉。

又一齣『拜月記』。心中話語，惟對天可表，吳氏亦有椎心之痛。

兒，少頃，月娘整衣出房，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，望空深深禮拜，祝道：『妾身吳氏，作配西門，奈因夫主流戀煙花，中年無子。妾等妻妾六人，俱無所出，缺少墳前拜掃之人。是痛語，亦常語。妾夙夜憂心，恐無所托，是以瞞着兒夫，發心每逢七夜（二）於星月之下，祝贊三光。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，在天爲乾。《抱樸子·仁明》：「光垂象者乾也，厚載無窮者坤也。」其拜大有寓意焉。要祈保佑兒夫，早早回心，棄卻繁華，齊心家事。不拘妾等六人之中，早見嗣息，以爲終身之計，乃妾之素願也。』正是：

私出房櫳夜氣清，滿庭香霧月微明。

拜天盡訴衷腸事，那怕傍人隔院聽。

豈非「有意境」？末句若改爲「惟願夫主隔院聽」，則更妙。

能被感動，西門慶天良未泯絕。
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『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，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，倒還是正經夫妻。』一面從粉壁前扭步走來，抱住月娘。月娘恰燒畢了香，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，倒唬一跳，就往屋裡走。被西門慶雙關抱住，說道：『我的姐姐，我西門慶死不曉的，你一片都是爲我的。一向錯見了，丟冷了你的心。到今悔之晚矣！』月娘道：『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，敢不是這屋裡。你就差了！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，和你有甚情節，那討爲你的來？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？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！』

轉臉又是一套話說，非此，則不是吳月娘也。

平日裡也如此妝束，卻看不見。

好不拈酸！卻也酸得是個時候。

若非惹了氣，又怎會一更便回；若不是回來的早，又豈能撞着月娘祝贊三光。

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，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，軟黃裙子；頭上戴着貂鼠卧兔兒，金滿池嬌分心，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，蟬髻鴉鬟楚岫雲。那西門慶如何不愛？

〔綉像本評〕此正好德時，忽又插入好色，畢竟德不勝色，可歎，可歎！

道：『我西門慶一時昏昧，不聽你之良言，辜負你的好意。正是：有眼不識荆山玉，拿着頑石一樣看。過後知君子，方纔識好人。千萬作饒恕我則個！』月娘道：『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，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，有甚良言勸你？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活，你休要理他。我這屋裡也難擡放^{〔二〕}你，趁早與我出去，我不着丫頭攆你。』

西門慶道：『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，大雪來家，逕來告訴你。』月娘道：『作氣不作氣，休對我說。我不管你，望着管你的人^{〔三〕}去說。』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，折跌腿裝矮子，跪在地下，殺雞扯脖，口裡姐姐長姐姐短。月娘看不上，說道：『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，我叫丫頭進來。』一面叫小玉。那西門慶見小玉^{〔四〕}進來，連忙立起來，無計支他出去，說道：『外邊下雪了一香桌兒，還不收進來罷？』小玉道：『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。』月娘忍不住笑道：『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。』

〔綉像本評〕弄一笑作收頭，何等風韻。

小玉出去，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。月娘道：『不看世界面上，一百年不理纔好。』說畢，方纔和他坐的一處，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。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

後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，如此這般嚷鬧，告訴一遍。『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，被衆人拉勸開了。賭了誓，再不踏院門了！』月娘道：『你躡不躡不在於我，我是不管你。傻才料，你拿晌金白銀包着他，你不去，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。養漢老婆的營生，你拴住他身，拴不住他心。你長拿封皮封着他怎的？』

〔張評〕金蓮且難封皮封住。

這卻有些喬張致了。

有此一罵，爲何又先有一問？月娘也懂風情？

西門慶道：『你說的是。』於是脫衣，打發丫鬟出去，要與月娘上牀宿歇求歡。月娘道：『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。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，要思想別的事卻不能勾。』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，向月娘戲道：『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。』月娘道：『怎的中風不語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他既不中風不語，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？』月娘罵道：『好個汗邪的貨，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！』西門慶不由分說，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，那話插入牝中。一任其鶯恣蝶採，殢雨尤雲，未肯即休。正是：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，翡翠梁間燕語頻。不覺到靈犀一點，美愛無加之處，麝蘭半吐，脂香滿唇。西門慶情極，低聲求月娘叫『達達』。月娘亦低幃暖枕〔五〕，態有餘妍，〔綉乙本評〕八字銷魂。口呼『親親』不絕。是夜兩人雨意雲情，並頭交頸於帳內。正是：意恰尚忘垂綉帶，興狂不管墜金釵。有詩爲證：

鬢亂釵橫興已饒，情濃尤復厭通宵。

玉樓的消息快快，傳播亦神速。

晚來獨向粧臺立，淡淡春山不用描。

大明帝國已進入信息社會，呵呵，這裡就有明證。

當晚夫妻幽默不題。卻表次日大清早晨，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，未曾進門，先

叫道：『六丫頭，起來了不曾？』春梅道：『俺娘纔起來，梳頭哩。三娘進屋裡

坐。』玉樓進來，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，因說道：『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，

你知道不知？』金蓮道：『我在這背哈喇子，誰曉的！』因問：『端的什麼事？』

玉樓道：『他爹昨日二更來家，走到上房裡，和吳家的好了，〔綉乙本評〕在他房裡歇了一

夜。』金蓮道：『俺每那等勸着，他說一百年、二百年……又和……怎的平白浪擲着，

自家又好了？又没人勸他。』可證兩人都不願其和好。玉樓道：『今早我纔知道。俺大丫頭蘭香，在

廚房內聽見小廝每說，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，看出淫婦家什麼破綻，

把淫婦每門窗戶壁都打了。大雪裡着惱來家，進儀門，看見上房燒夜香。想必聽見些

什麼話兒，兩個纔到一答裡。丫頭學說，兩個說了一夜話，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

『媽媽』，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，磣死了！相他這等，就沒的話說；若是別人，

又不知怎的說浪！』這番話真不像玉樓所說，可作者偏又寫出自其口。金蓮接過來說道：『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，還不

知怎樣久慣鬼牢成！一個燒夜香，只該默默禱祝，誰家一徑倡揚，使漢子知道了。

有這個道理來？又没人勸，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。硬到底纔好，乾淨假撇清。』

說來說去，原來是要做一個局，玉樓乖兒也！

玉樓道：『他不是假撇清，他有心也要和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。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，倒教俺每做分上，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說他。敢說你兩口子話差，也虧俺每說和。那個因院裡着了氣來家，這個正燒夜香，湊了這個巧兒。正是：我親不用媒和證，暗把同心帶結成。如今你我這等較論，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了。你快梳了頭，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：咱兩個人，每人出五錢銀子，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——原爲他廢事起來。今日安排一席酒，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，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，要戲一日，有何不可？』金蓮道：『你說的是。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？』玉樓道：『大雪裡有甚勾當。我來時，兩口子還不見動靜，上房門兒纔開，小玉拿水進去了。』

好不町看得緊。

於插科打諢之際，見出生活狀態的不同，妙！

這金蓮慌忙梳頭畢，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。李瓶兒還睡在牀上，迎春說：『三娘、五娘來了。』玉樓、金蓮進來，說道：『李大姐好自在，這咱時還睡，懶龍纔伸腰兒。』金蓮就舒進手去，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，〔綉乙本評〕說道：『李大姐生了彈這裡。』〔張評〕又爲生子作影。掀開被，見他一身白肉，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。玉樓道：『五姐，休鬼混他。李大姐，你快起來，俺每有椿事來對你說。』如此這般，『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。咱每人五錢銀子，你便多出些兒——當初因爲你起來。』月樓也如此說。今日大雪

又要人多出，又不要人盡出，分寸拿捏得亦有趣。

湊錢做東道，也能見出各人心性嘴臉。

裡只當賞雪，咱安排一席酒兒，請他爹和大小姐坐坐兒，好不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隨姐姐教我出多少，奴出便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。」「綉像本評」弄阿歡口角，妙。你秤出來，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、孫雪娥要去。」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，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，拿了一塊，金蓮上戥子秤，重一兩二錢五分。

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，「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。」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，約一個時辰，不知都說了些什麼，反正嘴也不會閑着。見玉樓從後邊來，說道：「我早知也不

幹這個營生！大家的事，相白要他的。小淫婦說：「我是沒時運的人，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。我那討銀子？」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，求了半日，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。你秤秤重多少？」「綉像本評」只一銀子輕重，不知作多少波瀾，奇思妙想。金蓮取過戥子來秤，只重三錢七分，因問：

「李嬌兒怎的？」玉樓道：「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，「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裡使，都是扣數的。使多少，交多少，那裡有富餘錢？」教我說了半日，「你當家還說沒錢，俺每那個是有的？六月日頭，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？大家的事，你不出罷！」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。他慌了，使丫頭叫我回去，纔拿出這銀子與我。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。」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，秤了秤，只四錢八分，因罵道：「好個奸倭的淫婦！隨問怎的，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，好歹短幾分。」玉樓道：「只許他家拿黃桿

戲子秤人的，人問他要，只相打骨突出來一般。不知教人罵多少！」

一面連玉樓、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，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。金蓮先問他：「你昨日跟了你爹去，在李家爲什麼着了惱來？」〔綉乙本評〕補「問，點水不漏。」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，

無此一番追問，便不是金蓮；隨口答問無礙，亦見出玳安乖滑機變。

『散的早，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。他鴿子回說不在家，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。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，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，不出來。爹就惱了，不由分說，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盡力打了一頓，只要把蠻子、粉頭墩鎖在門上。』〔掃黃〕條例。看來大明朝亦有

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，爹使性步馬回家。路上發狠，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。」

金蓮道：『賊淫婦！我只道蜜罐兒長連拿的牢牢的，如何今日也打了？』好解氣。又問玳

安：『你爹真個恁說來？』〔綉乙本評〕重問一句，喜甚。玳安道：『莫不小的敢哄娘？』金蓮道：『賊

囚根子！他不揪不採，也是你爹的表子，許你罵他？』〔綉乙本評〕又起一簇花頭。想着迎頭兒，俺每使

着你，只推不得閑，「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」，叫的桂姨那甜！如今他敗落下來，你主子惱了，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。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！」〔張評〕寫得意

對小斯心性亦有剖析，一語中的。

之極，卻又如此寫出，妙，妙。玳安道：『耶嚨，五娘！這回日頭打西出來，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。莫不

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，小的敢罵他？』金蓮道：『許你爹罵他便了，原來也許你罵

知其必「落」，誠其少「落」。落，俗語指侵吞。

金華酒在本書出現甚多，產於浙江金華，明代流行於北方，至嘉靖末年漸漸不受歡迎。此處所寫正與史料記載相印證。所謂「揜着喝」，大約亦在於馮惟敏《海浮山堂詞稿》提及的「惡其甘」。

這種場合，是要有人插科打諢，拿西門慶開玩笑，金蓮則最擅此道。

他？」玳安道：『早知五娘麻犯小的，小的也不對娘說。』玉樓便道：『小囚兒，你別要說嘴。這裡三兩一錢銀子，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。』如此這般，『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，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。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。』玳安道：『娘使小的，小的敢落錢？』於是拿了銀子，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。

且說西門慶起來，正在上房梳洗，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鵝下飯，逕往廚房裡去了，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，便問玉簫：『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？』玉簫回道：『今日衆娘置酒，請爹娘賞雪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金華酒是那裡的？』玳安道：『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阿呀，家裡見放着酒，又去買！』吩咐玳安拿鑰匙，『前邊厢房有雙料茉莉酒，提兩罈攪着些這酒吃。』於是在後廳明間內，設石崇錦帳圍屏，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，爐安獸炭，擺列酒筵。

不一時，厨下整理停當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來到，請西門慶、月娘出來。當下李嬌兒把盞，孟玉樓執壺，潘金蓮捧菜，李瓶兒陪跪。分配亦趣。頭一鍾先遞

了與西門慶，西門慶接酒在手，笑道：『我兒，多有起動，孝順我老人家。長禮兒罷！』那潘金蓮嘴快，插口道：『好老氣的孩兒！誰這裡替你磕頭哩？俺每磕着你，你站着？楊角葱靠南牆——越發老辣已定。還不跪下哩，也折你的萬年草料。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，俺每今日與你磕頭？』於是遞了西門慶，賴了鍾兒，從新又滿

滿斟了盞，請月娘轉上，遞與月娘。月娘道：『你每也不和我說，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心。』見其心中受用。玉樓笑道：『沒什麼。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，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

散悶而已。姐姐請坐，受俺每一禮兒。』月娘不肯，亦平還下禮去。玉樓道：『姐姐不坐，我每也不起來。』相讓了半日，月娘纔受了半禮。金蓮戲道：『對姐姐說過：今日姐姐看俺每^(六)面上，寬恕了他，下次再無禮，沖撞了姐姐，俺每不管他來！』望西門慶說道：『你裝憨打勢，還在上坐着。還不快下來，與姐姐遞個鍾兒，陪不是哩！』那西門慶只是笑，不動身。

明明自己挑撥了關係，偏要當衆把尿盆子扣在李瓶兒頭上，金蓮可惡！

良久遞畢^(七)，月娘轉下來，令玉簫執壺，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。惟孫雪娥跪着接酒，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。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，並西門大姐，都兩邊打橫。金蓮便道：『李大姐，你也該梯己與大姐遞杯酒兒。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，你做了老林，怎麼還恁木木的。』〔綉像本評〕老着臉兒捉弄人，卻又申明前意，尖甚，狡甚。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，要遞酒。被西門慶攔住，說道：『你休聽那小淫婦兒，他哄你。』〔綉乙本評〕不得不護。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，遞幾遍兒？』那李瓶兒方不動了。慶心知肚明，卻無法揭穿，只能制止瓶兒了。門西

當下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一般兒四個家樂，琵琶、箏、絃子、月琴，一面

該曲題爲「閨怨」，寫一女子在夜月之下祝福，期待與情郎約會的情景。金蓮點此曲，意在諷刺月娘燒夜香乃有意等候西門慶，與之相會。

彈唱起來，唱了一套「南石榴花」『佳期重會』云云。西門慶聽了，便問：『誰教他唱這一套詞^{〔八〕}來？』玉簫道：『是五娘吩咐唱來。』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：『你這小淫婦，單管胡枝扯葉的！』金蓮道：『誰教他唱他來？沒的又來纏我。』月娘便道：『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？』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。不一時，經濟來到，向席上都作了揖，就在大姐下邊坐了。^{裝得也乖順}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筭，合家金爐添炭，美酒泛羊羔。正飲酒來，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，那雪如擣綿扯絮，亂舞梨花，下的大了。端的好雪，但見：

初如柳絮，漸似鵝毛。刷刷似數蟹行沙上，紛紛如亂瓊堆砌間。但行動衣沾六出，頃刻拂滿蜂鬚。似飛還止，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；新陽乏力^{〔九〕}，玉女尚喜於團風之際。觀瑤臺，似玉龍鱗甲繞空飛；飄粉額，如白鶴羽毛接地落。正是：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眩生花^{〔十〕}。

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，下席來，教小玉拿着茶罐，親自掃雪，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，與衆人吃。正是：白玉壺中翻碧浪，紫金壺內噴清香。^{〔張評〕是市井人吃茶。}

正吃茶中間，只見玳安進來報道：『李銘來了，在前邊伺候。』西門慶道：『教他進來。』不一時，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，又打了個軟腿兒，走在傍邊，把兩隻

心情甚好，想是不知金蓮曲中暗示。

本該是記掛，偏寫成「計掛」，縱錯，也錯得有意。

張評有誤，月娘烹的是「鳳團雀舌芽茶」。

這狗頭能吃這許多？偏寫他一掃而光。此書中多以這等誇張筆墨為世人寫像。

腳兒並立。西門慶便道：『你來得正好。往那裡去來？』李銘道：『小的沒往那去，北邊酒醋行^{〔十二〕}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，小的瞧了瞧。計掛着爹宅內姐兒每，還有幾段唱未合拍，來伺候。』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橙茶^{〔十二〕}，遞與他吃，

〔張評〕

月娘掃雪烹茶以供李銘，罵絕西門矣。

說道：『你吃了休去，且唱一套我聽。』李銘道：『小的知道。』一面下

邊吃了茶，上來把箏絃調定，頓開喉音，並足朝上，唱了一套《冬景》〔絳都春〕『寒風布野』二云。唱畢，西門慶令李銘近前，賞酒與他吃。教小玉拿團靶勾頭鷄膝壺，滿斟窩兒酒，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。那李銘跪在地下，滿飲三杯。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，一碗韭菜酸筍蛤蜊湯，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，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，一碟子柳蒸的勒鯊魚，一碟奶罐子酪酥拌的鴿子雞兒，用盤子托着與李銘。那李銘走到下邊，三扒兩咽，吞到肚內，舔的盤兒乾乾淨淨，用絹兒把嘴兒抹了，走到上邊，把身子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。

〔張評〕如畫。

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

事，告訴一遍。

〔仍耿耿於懷〕

李銘道：『小的並不知道一字，一向也不過那邊去。論起來不干

桂姐事，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。爹也別要惱他，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。』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，妻妾俱合歡樂。先是陳經濟、大姐徑往前邊去了。落後酒闌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，打發出門，吩咐：『你到那邊，休說今日在我這裡。』李銘道：『爹吩咐，

小的知道。』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，關上大門。於是妻妾各散，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。有詩爲證：

赤繩緣分莫疑猜，廋彥夫妻共此懷。

魚水相逢從此始，兩情願保百年諧。

『勾使鬼』三字，可見對二人厭惡之極。

明明是來說情，先要撻伐託情之人的不是，妙。

卻說次日雪晴，應伯爵、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，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，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。月娘早晨梳粧畢，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，只見小廝玳安來說：『應二爹和謝爹來了，在前廳上坐着哩。』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。月娘道：『兩個勾使鬼，又不知來做什麼。你亦發吃了出去，教他外頭挨着去，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？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！』西門慶道：『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，我和他兩個吃罷。』說着，起身往外來。月娘吩咐：『你和他吃了，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。大雪裡家裡坐着罷，今日孟三姐晚上壽哩。』

〔張評〕玉樓這一個生日爲始，至後七十五回作終。

是大章法。西門慶道：『我知道。』於是與應、謝二人相見聲諾，說道：『哥昨日着惱家來了，俺每甚是怪他家：從前已往，哥在你家使錢費物，雖故一時不來，休要改了腔兒纔好。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？冤家路兒窄，又被他親眼看見，他怎的不惱？休說哥惱，俺每心裡也看不過。盡力說了他娘兒幾句，他也甚是都沒意思。今日早請